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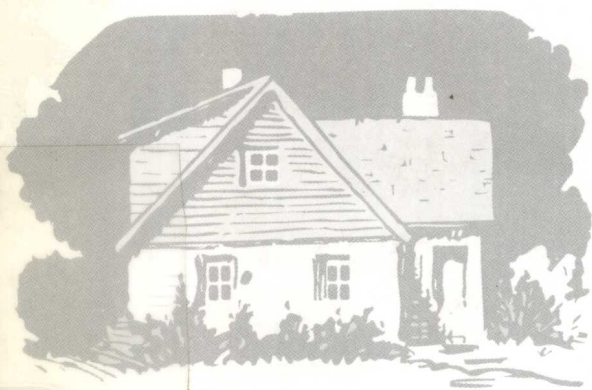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七辑

汤姆叔叔的小屋

Uncle Tom's Cabin

〔美〕斯陀夫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汤姆叔叔的小屋



刘谨 赵小兰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章 在本章您将认识一位好心人

寒风吹打着房间的窗户，房间里的灯光衬映着这个二月的黄昏。这是P城一间陈设优雅的客厅，两位绅士很有雅兴的举杯对饮。他们没有召侍者，并且两人坐得很近，好像在商议什么秘密而重要的事情。

虽然我们叫他们绅士，但似乎其中一位和这个称呼很不相称。这个人身材矮胖，五官平常，但脸上的神色却似乎刚占了大便宜一样得意洋洋，一眼望去，便让人想到唯利是图、附庸风雅、势利小人等词语。他打扮的更是花哨，穿一件很市井的杂色马甲，脖子上是一条颜色亮丽刺眼的蓝底黄点的围巾，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还打了一条花哨的领带。这副打扮跟他这个人的派头倒是十分相称。他手指很粗大，套了几个大戒指更显得庸俗不堪，金表链上缀了一大堆不知什么内容的奇形怪状的图章，随着他讲话时夸张的动作而叮当作响，而他也似乎很为自己的装束而自豪。他讲话肆意践踏文明人的耳朵，不时由他口里冒出的污秽不堪的词语让人难以转述，即便照样说出来也不得其神法。

与他交谈的谢尔比先生倒像个真正的绅士。他屋里那优雅的布置表明主人的治家有方，在这个殷实的家庭中，两人正在进行一场认真的交谈，更确切地说，是交易。

“就这样吧，”谢尔比先生说。

“那可不成，站在一个商人的立场，我可不能答应。”对方边说，边对着厅里的灯举起酒杯。

“不过，黑利，你可要仔细想想啊，哪里再找得到像汤姆这样的黑奴呢？像这样诚实、忠厚又聪明能干的黑奴已经不多见了，他能把我的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可是一笔大财富啊！”

“你指的诚实是黑人中那种诚实吗？”黑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

“当然不是，我说的是真正的诚实，真正的。汤姆真的聪明诚实，又稳重，而且他在四年前一次野外布道会上入了教，我相信他是真心皈依了。从那以后，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钱、房子、马、农场，都交给他打理，我很相信他，因为他对我很忠诚，尽守一个黑奴的本份。”

“是吗？谢尔比，幸好你遇到了我，我相信黑奴中也有诚实的人，可有的人就不信。”黑利又挥了一下有黑利特色的大手。“去年，我送了一批黑奴去奥尔良，其中就有一个老实人。他对上帝很虔诚，他祷告时就像去布道会一样，而且性情温顺，寡言少语，真是我的一棵摇钱树啊！要不是卖主急于脱手，我怎么会得到这个宝贝呢？要知道，在他身上，我净赚了六百美元啊，六百啊！哈哈，信教的黑奴真是个宝贝，可是你可别骗我啊，他真的是信徒吗？”

“当然了，汤姆可是个货真价实的信徒，白人教徒也比不上他啊。”谢尔比很自豪地说，“去年，我在辛辛那提有一个五百美金的款子，我只派了他一个人去取。我对他说，‘汤姆，我相信你，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可别干违背上帝的事情啊。’汤姆就真的回来了，带着那五百块，当然我知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一些卑劣的小人曾经唆使他拿了钱后逃到加拿大去，他确实很有机会这么做的。但他是汤姆，他说，‘主人那么信任我，我怎么能逃呢？’你看，多么好的仆人啊，我真舍不得把他给你呢！用他去冲减我对你的全部债务，足足有余了，你说这不是很公平吗？”

“商人可都是很公平的，我甚至还有一点点儿良心，但也只够发誓用的，”黑利开了个小玩笑，“不过咱们是老朋友了，只要能做到，我一定够朋友。不过你也知道，这年月，生意难做啊，唉！”这个人贩子装模作样地叹息了一阵，又往杯里倒了些酒。

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默了，只有轻轻的啜酒声，经过了一阵难堪的沉默，谢尔比声音有点单薄了：“那你说到底怎样才能成交呢？”

“这样吧，汤姆之外，再加上一个男孩或女孩。”人贩子的声音掷地有声。

“不添不行吗？我真的拿不出人来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会

卖奴隶呢？我可真是什么都拿不出了。”

这时，门忽然被推开了。一个第二代混血男孩跳了进来，他大约只有四五岁的样子，相貌俊俏，十分讨人喜欢。脸儿圆圆的，黝黑的皮肤闪着滋润的光泽，头发卷卷地贴在头上，像细细的绒线，又浓又长的睫毛下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中透着天真，一件红黄格子的小衬衫让他那种童真与清纯表露得更加无遗。这张清秀有趣的小脸上写着自信，却又有几分腼腆，可以看出主人平时的宠爱才会让他这么随意。

“吉姆·克罗，”谢尔比叫着这孩子的名字，“把它们捡起来！”顺手扔出了一把葡萄干。

孩子灵巧地左右跑动，来换取主人的赏赐，主人乐得哈哈大笑。

“来，吉姆，唱个歌，跳个舞，让这位先生来看看你的本事！”孩子便唱起了一首在黑人中很流行的节奏热烈的歌曲，全身还随着歌曲的节奏左右扭动，摇头跺脚，这滑稽的动作加上那清脆的童音，让人看得捧腹大笑。

“好极了！”黑利大声喝彩，扔了几瓣桔子给这孩子。

谢尔比的兴致似乎也很好，“吉姆，学学库乔大叔患风湿病时走路的样子。”

话音刚落，孩子立即变成了一副病痛残疾的样子，他滑稽的驼起背，用主人的大手杖拄着地面，颠簸蹒跚而行；那故意挤着小脸而显出的皱纹让人忍俊不禁，时而还咳嗽一两声，吐出一口痰，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两个绅士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好样的，吉姆，”谢尔比先生似乎非常得意，“让我们看看老罗宾斯是怎么唱赞美诗的吧！”

孩子停下来，严肃地把小脸拉得老长，努力作出庄严的样子，用故意压低的鼻音哼起一首赞美诗来。

“就这样吧，我决定了。”黑利忽然拍着谢尔比的肩膀说，“把这个孩子给我吧，加上他，我们的债务就算清了，这样够公道吧！”

谢尔比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门，又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

大约二十五六岁的第二代混血女人。

一看就知道来的是那孩子的母亲。和那孩子一样，她长着同样柔和的黑眼睛，浓密的长睫毛，如丝的黑发像黑色的瀑布披在她肩上。在她那细腻的棕色的面颊上，像一朵小花一样的红晕让人看了不禁发呆。当她发现这个陌生人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投在她身上时，那诱人的红晕便一下子散遍了她全身，她觉得不自在了。她有着上帝给她的婀娜身段，穿着那合体的衣服而更加动人，那纤细的小手，细致的脚踝都让人舍不得移动目光。而这一切都落在了人贩子那敏锐的眼中，他一眼便看出，这个女黑奴绝对是个宝贝。

她进来后看着谢尔比先生，似乎有什么话说却迟迟没有开口，谢尔比先生问道：“伊丽莎，你有什么事吗？”

“哦，我，是来找吉姆的。”孩子见到母亲，马上蹦跳着跑了过去，向她展示自己所得的战利品，但母亲的脸上却似乎有一点愁云，在谢尔比说“那你就走吧”之后，她便匆匆抱起孩子离去了。

这时人贩子已心花怒放了，“天啊，谢尔比，你藏了多宝贵的一笔财富啊，这样的货色真是少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把这种女人送到奥尔良去，保你可以发笔大财。我见过有人出一千美金买的女奴，还没有她漂亮呢！”

“来，你尝尝这瓶酒怎么样？”谢尔比冷漠地拒绝后，又开了一瓶酒来转移了这个话题。

“嗯，好酒，不错！”黑利满口称赞着，“把那个女奴卖给我吧，我出个好价钱，绝对公道！”

“对不起，黑利先生，我绝对不会卖她的，就是你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让她走的，而且我妻子也不会同意的。”

“唉，谢尔比先生，何必在意女人家的小家子气呢？她们懂什么，如果她们知道金子能买多少首饰，衣服和小饰物，她们也就不会那么说了。”

“不行，我妻子会伤心的，别再提这事了。黑利，肯定不行！”谢尔比很坚定地拒绝了。

“唉，送上门的钱你都不要！那好吧，这件事就算了，但那男孩我

要定了，”黑利似乎很惋惜，“你应该知道，即使添上这个小孩我还亏本呢！”

“你会把这小孩怎么样？”谢尔比问道。

“哦，我有个朋友做这方面生意，想买一批俊俏伶俐的小男孩，训练一下，再卖给有钱人家当个侍者书童什么的。那些有钱的阔佬们，最喜欢有个聪明讨人喜欢的小厮来开开门，倒倒水，也很添光彩嘛！现在这种聪明漂亮的男孩，可是相当紧俏的啊，尤其你这个又会唱歌，又懂逗笑，真是块好料子啊！”

“对不起，我绝对不会卖他的，谁忍心拆散这可怜的母子呢？”谢尔比先生在这方面倒是挺坚定的。

“唉，亲爱的谢尔比先生，您可真是个软心肠的人啊！你的心思我全明白，我也知道跟女人打交道确实有点麻烦，那些女人一哭哭啼啼的我就心烦！不过，先生，你可以想法子避免让女人看到这场面。这样吧，明天我来领人时，你找个借口把那女人支开。等事情过去了，再让你太太送她点新衣服、耳环什么的，哄她一下，保你没事。”黑利似乎很有经验的样子。

“这恐怕不行。”

“你就放心吧，一定行的。这些黑奴可和白人不一样，只要你做得得当，他们也就顺从了。”黑利露出了一丝假笑，像推心置腹的朋友般地说，“先生，做买卖可千万心软不得，但做买卖还有点学问呢。有些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而白白丢了买卖。从前有个同行强把孩子从母亲的怀里抢走，当着那女人的面把孩子卖掉了，结果那女人像疯了一样嚎啕大哭，简直让人看了害怕。唉，这种做法实在太差劲了，把值钱的货物都毁了，那些女人哭得成了一堆废物，再也卖不出好价钱了。有一次在奥尔良，我就亲眼见一个漂亮的少妇被这种愚蠢的方法完全毁了。买主只要买她而不要她的孩子，她就抱着孩子，一点不肯松手，又哭又闹，真是让人吃惊。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胆颤心惊呢。后来孩子被那同行强拉走了，她也被关了起来，结果她一下子就疯了，满口胡言乱语，没过几天就伤心死了。你看，一千块啊，就这样扔到水里了。这就是不会做买卖啊，所以用我的方法吧，仁义一点

的方法肯定万无一失的。我的经验可是不会错啊！”黑利往椅子上一靠，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脸上带着一种把自己当成慈善家的笑容。

他似乎极想标榜自己的道德观，因此当谢尔比一边剥着桔子一边沉思的时候，黑利稍稍停顿了一下，又打开了话匣子，好像是急于解释自己观点的真理性似的：

“我可不是吹嘘自己，我说的可全是实话啊。想想从前经我手卖出的黑奴，那可全是上等的货色啊，别人都喜欢我的货色。这不是一次就能建立起来的信誉，成百次都是这样，全是体面的货色，而我耗费的钱却比同行谁都少，这就叫做经营有方啊。先生，你知道我的秘诀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人情味儿可是我的最大的优点啊。”

谢尔比先生似乎没反应过来黑利的话，只是含糊的说：“啊，是啊。”

“不过，唉，我的同行们都不赞赏我这种做法，说我太过于仁慈了，怎么能对黑奴们那么讲道理呢？但我从不动摇，先生，一直坚持到现在，不管别人的讥笑。看，先生，现在我凭这个赚了大钱，谁还能说这不是先见之明呢？”人贩子似乎很满意自己这一番高谈阔论，得意地大笑起来。

这些自编的道理和伪装的慈善倒是真的有些地方听来很精辟。于是谢尔比先生也跟着大笑起来。也许由于这笑声的鼓励，人贩子更加大肆的宣扬起来。

“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懂吧，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同行们就是不能接受我这个想法。我以前的合伙人中有一个叫汤姆·洛克尔的，家住在纳奇兹，是个聪明人，和黑人打交道时精明极了。他总是认为好心肠是赚不到钱的，我跟他说过很多次，当那些妇女又哭又闹时，强迫与拳头又有什么用呢？只会用这种方法的人是无能的笨蛋，她们除了用哭闹来反抗，还会用别的方式的，她们会变得形容憔悴面无光泽，嘴唇干瘪，有的甚至丑陋以至郁闷而死，那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一种方式对她们呢？仁慈对于这些黑奴来讲远比强迫要有效的多，几句好话便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赚头，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我老是这样告诉汤姆，可他就是不明白，好多好货

色就这样毁在他手里，后来我忍无可忍，不得已和他散伙了，虽然他这人心眼还不坏，买卖也还算公道，唉！”黑利叹息着。

“那你的意思是干这一行，你的经营之道要高过汤姆了？”

“嗯，可以这么说吧。我比较擅于避开不愉快的场面，如果卖小孩，我一定会借口把女人支开，等到女人回来，小孩已经远走了。那女人见木已成舟，再怎么闹也没有用，也就认命了。黑人不比白人，白人在乎这些骨肉亲情，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可是黑人不一样，他们可不懂什么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所以事情就更简单了。他们只懂得对主人忠诚，我们要怎么样，他们最后都会服从的。”

“是这样吗？”谢尔比先生好像还很疑惑，“我家的黑奴可没怎么受过什么忠于主人的教育，他们从小就在我家里，可没受过什么苦啊！”

“唉，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这么宠着那些黑家伙呢？你真是个好心人，但这样对于那些黑奴又有什么用呢？黑奴毕竟是黑奴啊，一生注定就是被卖来卖去的命，今天卖给你明天卖给他，单单你对他们好，是不能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的，上天这样安排，谁能改变呢？他们今后的苦难还长着呢，任何人都没法让他们解脱，你如今让他们生活在这么安逸的地方，那今后他们就是到了那些让别的黑奴感谢上帝的地方也会觉得是受了苦的啊！不过你放心，谢尔比先生，不是我自夸，我对待黑奴好是出了名的，你把人交到我手上，就万无一失了，哈……”

“你如果真对他们好，我就要感谢上帝了。”谢尔比脸上是一副不敢苟同的表情。

接下来双方都没说话，好像是在考虑着各自的利害得失，黑利先开口说：“你觉得我们这笔买卖怎么样？”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跟我太太商量一下。黑利，你说的那办法可行吗？你可千万别走漏了风声，若让其他黑奴知道了，汤姆和那孩子你可就哪个也得不到了。”

“那当然，我还不明白吗？不过你可要尽快给我个答复啊，我还

有好多买卖要做哩！”黑利穿上了大衣，准备离去了。

“好吧，今晚六、七点钟，我一定给你回音。”谢尔比像下了决心般地说。于是人贩子带着一丝笑容离去了。

“真是可恶，真想一拳打扁他那张让人嫌恶的脸，”谢尔比在关门之后自言自语，“唉，想当初，我怎么会答应这种肮脏的交易呢？以前若有人想买我的汤姆，我一定会断然拒绝，难道黑奴不是人吗？怎么可以像狗一样被卖来卖去呢？可是现在，唉，他可真会乘人之危啊。我明明舍不得卖掉汤姆和伊丽莎的孩子，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债务已经把我压得抬不起头了啊。我太太一定不会同意卖掉他们的，唉，我应该怎么跟她说呢？黑利这个恶魔，他会把我逼疯的！”

奴隶制最为温和的地方也许就算肯塔基州了。那里的农奴劳动强度低，黑奴们生活的比南方更为舒服、安逸，但这种舒服只是还能在劳动之余喘息一下罢了。但作为黑奴，这种喘息正是他们最大的奢求啊！人性的丑恶与唯利是图在这里表现的并不是很明显，肯塔基的庄园主们似乎很满足这种渐进式的盈利方式，而不去残酷地剥削那些可怜的黑奴。

在肯塔基的庄园里，那种凶狠的庄园主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黑奴是不常见的，你只会看到庄园主的慈祥大度与黑奴们的忠诚感恩，那种传说中的古老大家族制社会的图景在这里成为现实，可一贯以来的法律却让这美好的图景随时都会消失。那些黑奴是没有人权的，只能属于他们的主人。所以一旦这个主人——即使他是那么善良仁慈——遭遇了不幸或离开了人世，那么这群属于他的农奴也马上失去了幸福的倚仗，变成没有主人的，被人贩子竞相捕捉的对象，从此陷入黑暗的泥潭，陷入无尽的苦难。在这样的法律之下，哪有黑奴们的活路呢？

谢尔比先生是个善良的人，对待农奴非常温和。他庄园里的黑奴过着舒心的日子，仿佛苦难已经离他们远去了。然而自从他涉足于投机生意不能自拔，自从他的期货证券落入黑利之手之后，黑奴们的苦难便回来了。

伊丽莎此时心里很不安稳，刚才经过客厅时她好像听到主人和

人贩子在商议卖什么人。她还想听清楚一点时，刚好太太叫她，只好匆匆离开了。此时她心头蒙上了一层阴云，刚才好像听到她孩子的名字，难道他们会把他带走吗？会不会是听错了？她的心里像藏着一头小鹿，砰砰乱撞，情不自禁地抱紧孩子，生怕一松手，那孩子就会消失似的。孩子察觉了母亲的异常，十分惊讶地抬起小脸，惊恐地望着母亲。

女主人此时走了过来，“伊丽莎，你怎么了，怎么脸色那么苍白？”她大概看出了伊丽莎那副惊恐慌乱的样子。伊丽莎确实太心不在焉了，一会儿打翻了水壶，一会儿碰倒了椅子，一会又把女主人要的绸衫拿成了睡衣。此时又听到女主人问她，不由得心生委屈，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太太！”她喊着哭倒在了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怎么了，伊丽莎，我的好孩子？”女主人问道。

“他们……他们在商量卖掉我的小孩——哈里。”可怜的女人说到这里便再也说不下去了，把头埋在手臂间嚎啕大哭起来。

“什么？卖掉哈里？怎么会啊？别傻了，我的孩子。你知道，主人是从不和那些南方的奴隶贩子打交道的，他从来没想过会卖掉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我的傻孩子，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再说，谁会买哈里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哈里啊？好啦，别再想这件事儿了，简直是没影儿的事儿。来，帮我把衣服扣紧，把我后面的头发往上梳一点。就像你的那样，噢，伊丽莎，你可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啊。以后可别去门口听别人讲话了。”

“那，太太，如果他们要买哈里，您是绝对不会同意卖的，对吗？”

“别瞎想了，我的孩子，我怎么会同意呢？那简直像卖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痛苦啊，看着你那么疼他，我若是狠心卖他，自己都会觉得罪恶的。不过你可别太宝贝他了啊，要不然别人连头都不敢往咱们家里伸，怕你误认为他们是来偷哈里的啊！”太太看到她坚决的样子，不禁逗了她一下。

这时伊丽莎终于逐渐恢复了常态，也许太太的话让她放心了吧。在她灵巧的手下，太太的头发很快变得整齐又美丽，她一面梳，一面不禁对自己刚才的疑虑暗自觉得好笑。

谢尔比太太真称得上是一名高贵的女士，她的智慧与品质都向人们展示着她的内涵。她像大多数肯塔基的妇女一样，有着宽容的天性，并且她更有着崇高的道德和对主的虔诚，而且极力去实践自己所信的教义。她的丈夫没有信教，但他尊重她所信的教义，并对她的信仰十分支持，从不反对。谢尔比夫人所能做到的善事，便是让自己的奴隶们尽量过得舒服，能受教育，信基督，培养他们优良的品质。对于谢尔比夫人的这种善事，谢尔比先生从来不加阻挠，尽管他不信基督，但他却总是有种很模糊的想法，他妻子的超乎常人的虔诚会带领着德浅福薄的丈夫一同进入天堂。

谢尔比先生此时最为难的事情，便是与人贩子商量的事情如何向妻子全部说明，因为他知道，对于妻子这么虔诚的教徒来说，这无异于一件背叛主的大事，她会坚决反对的。

而谢尔比太太也对伊丽莎的话置若罔闻，她深信善良的丈夫是绝对不会参与这件事情的，而她也确实对家里的财产状况一无所知，所以，这件事就很自然的被她置之不理了。

第二章 妻子与母亲

与其他黑奴比较起来，伊丽莎是幸运的，她在女主人的关爱下长大，没有衣食之忧并且从没受过什么苦。

第一、二代混血女人在那时候常常是人们谈论的对象，不仅由于她们优雅的气质、文静的举止和甜美的声音，更因为她们那苗条婀娜的身段和那令人眼前一亮的美！伊丽莎确实是幸运的，上天给了她与生俱来的天生丽质，并让她在主人的保护下逐渐成熟而没有让她因为美丽而受伤害。在她成熟之时，又赐给了她一个优秀的小伙子作丈夫，他便是邻庄的一名黑奴——乔治·哈里斯。

这是一个聪明又能干的小伙子，他被主人送到一家制包厂去干活。没多久，他凭借麻利的身手成为了厂里的第一把好手。在工作中，他又发明了一台清洗大麻的机器。要知道，他可是个从来没受过

高等教育的黑奴啊，但从这台清洗机上所显露出来的才华足以让当时的许多发明家刮目相看。并且这位小伙子也似上天眷顾着的宠儿般，他有一副英俊的外表，举止得体，仪态可人，真是大众眼中的宠儿。但似乎幸福与好运总是和灾难连在一起的，又是那无情的法律把他置于其主人的私有财产之中，根本得不到人权。而其主人又恰恰是个心胸狭窄，见不得别人优秀的善妒小人，他怎么能忍受得了一个自己的黑奴那么受爱戴，过得那么舒服呢？在听说乔治如此成功之时，他马上匆匆赶到工厂，亲自证实他听到的一切。不明就里的雇主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十分感谢乔治为工厂做出的种种贡献。

雇主带领他进入了工厂，并参观机器，乔治站在主人身边，他现在正是得意之时，自然是神采飞扬，侃侃而谈，那种自然流露出的自信与智慧的神采让旁边的主人相形见绌。他的主人怎么能容忍他比自己更强呢？他不知道，一场灾难正由于他的过于优秀而降临了。他的主人发誓要阻止这一切，怎么能让自己的奴隶过得那么舒服得意呢？他马上当众宣布要领回乔治的工资，并把他带回家去。这个决定让雇主和所有的工人都大吃了一惊。

“可是先生，您可要想清楚了，这么做也太突然了，这究竟是什么呢？”雇主一脸的惊愕。

“我决定了，乔治是我的人，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哈里斯对我的工厂来说很重要，我愿意多出点钱把他留下。”

“不行，我不在乎那几个钱，今天我一定要带他回去！”他说得斩钉截铁。

“但失去了他，对我的工厂是个损失。”

“那是你的事，我不管，我不想再让他干下去了。”

“可是他发明了机器啊！”一个工人很不识时机地插了一句。这下这位主人可真的火儿了，“是啊，他发明了一部让你们可以偷懒的机器是不是？你们这些懒惰的家伙们，让你们在外面干活，那怎么行！今天哈里斯一定得跟我回去，他是我的财产，可以随我怎么处置！”

乔治一直站在旁边，说不出一句话。自从他听到了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生命的这个人——说出了带自己离开的这些话，他就一下子惊呆了，他明白，自己是不能抵抗的，但为什么，为什么？！他觉得怒火已烧红了他的双眼，他全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他要爆发！要不是雇主在旁边抓住了他的胳膊，他真的会忍不住的。雇主在旁边低声劝他，“别冲动乔治，你先跟他回去，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回来的。”

那位有权力的主人看到了两人的耳语，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也暗暗下决心，一定不会再让乔治得意下去了。

于是乔治被带回了庄园，主人把满腔的妒火发泄在了他身上，让他干最脏最重的活。乔治没说一句违抗的话，但那闪亮的大眼睛里所闪现出的恨与怒，却让任何人看了都不禁胆寒，他不会屈服的！

在工厂那段时光是哈里斯最快乐的时光，在这期间，他结识了美丽的伊丽莎。两人一见钟情，并在伊丽莎女主人的撮合下结了婚，这是一桩十分美满的婚姻。乔治深得雇主的赏识与雇员的拥护，行动十分自由，而女主人更是对这桩婚姻十分满意，看着自己养大的美丽姑娘与优秀能干的小伙子结合在一起是让人多么赏心悦目的一件事啊。这是她撮合的几对婚姻中最满意的一对。因此，乔治与伊丽莎的婚礼就在女主人家的客厅里举行，场面十分隆重，新娘婚纱下的香橙花是女主人亲自插上的，更为新娘增添了一分妩媚。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都戴着白手套，品尝着各种点心佳肴，并向新人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新娘的美丽与女主人的慈善也为大家津津乐道。

婚后的日子十分美满，夫妻俩能时常见面，并且感情很好；惟一的不幸便是伊丽莎的前两个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这位母亲伤心欲绝。好在后来的小哈里又健康又聪明，逐渐抚平了母亲的心伤，而伊丽莎的全部母爱，都倾注到了这个小家伙的身上，把他当成掌上的宝贝一样珍爱着。从此，她又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她的丈夫被那善妒的主人粗暴地夺去了应有的幸福。

雇主确实是个好心肠，在一两个星期后，估计哈里斯先生的火气已消了，他便登门拜访了这位庄园主，想劝服他再让乔治回到工厂里

干活。

“你别白费心思了，我是不会让他回去的。”哈利斯态度很强硬。

“我不会干涉你自己的事。但你应该知道，如果让乔治来工厂，对你可是大大有利的。”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那天你们在那儿窃窃私语我都看见了。告诉你吧，我是绝对不会让乔治再回去了！先生，我可得提醒你，法律允许我这么做的，你就别幻想了！”

几句话彻底击碎了乔治的梦，他知道在这样一个主人的管制之下，他的命运注定是无尽的苦难，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有人说死刑是人类最严酷的刑法，但世上有另一种刑罚，是比死刑更为残酷的。

第三章 丈夫和父亲

谢尔比太太出门了。伊丽莎倚在门框上发呆，一只手突然拍在她肩上，她惊得差点跳起来，当看清了来人后，又马上转惊为喜。

“啊，乔治，你吓了我一跳。见到你真高兴，快来我的房间吧。”一说完，她便拉着他的手走进去。

“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看看我们的小哈里吧，看他长得多可爱啊。”哈里睁着天真的大眼睛望着父亲。

没想到乔治却神情凄凉地笑了一下说：“唉，我真想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啊。”

伊丽莎没来由地抖了一下，想起她担心的事，不由得把头埋在丈夫怀里大哭了起来。

“对不起，伊丽莎，我真不应该让你那么难过。唉，要是你从来没认识过我就好了！”乔治内心充满自责。

“乔治，你这是什么话，你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不要瞒着我。”

“伊丽莎，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善良的女人，我们的生活一直

很幸福，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爱你，还有可爱的小哈里……”

“不！”伊丽莎发出一声低喊，“乔治，不要说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亲爱的伊丽莎，为什么，为什么上天那么不公平的对我呢？让我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之中，丝毫没有快乐，我过去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但又有什么用呢？主人的随便一句话就可以让我入地狱啊！”

“别这样，乔治！我知道你不能在工厂里干下去了，我也知道你的主人自私又狠心。但不会一直这样的，你只需忍耐一下……”

“还要忍耐！”乔治再也忍不住了，“我已经忍了多久了？但那又有什么用？他跟本不用费多少力气就把我辛苦积累的一切毁掉了，工厂里人人都喜欢我，那又有什么用？”

“可是，他毕竟是你的主人啊！”

“是啊，正因为他是我的主人，所以他操纵我的命运。他无知，我却比他聪明；他无能，我却比他有才干！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他是我的主人，所以他剥夺了我的一切，我再怎么出色也不能发挥，他见不得我比他强，故意侮辱我，让我干最脏最累的活，让我拜倒在他脚下！”

伊丽莎的心情随着乔治的脸色而愈来愈沉重，“乔治，我求你，你忍耐一下吧，别做出什么傻事啊！就算为了我和哈里，好吗？”

“忍耐？”乔治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还能再忍吗？你可知他们怎样对我？在干活之后，我想自己学习一下，但他一看到就派更重的活给我干，他说看我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你可知道他们是怎样的黑心肠！那天我看见小主人在拼命抽打着一匹小马，便劝他不要打了。没想到他抽得更狠，还向我打来，我抓住他手中鞭子，他反诬我打他，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父亲终于找到了折磨我的借口，于是他竟然把我吊起来，让小主人打累了为止。你看吧，我现在过得是怎样一种生活啊！为什么他是我的主人，为什么他就有权力折磨我？我一定要弄个明白，我一定要报复！”乔治阴冷的眼神中射出复仇的火焰。

伊丽莎被他的眼神吓坏了，她全身颤抖着，“我从前老以为我们应听从主人的安排，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你也许可以，因为他们当你作女儿一样保护你，照顾你，可我呢？他们从来不把我当成人看，在他们生气时，我就是最倒霉的发泄的工具，若他们肯不管我，便是对我最好的恩赐了；他们从来没想到过我带给了他们什么，我让他们赚了多少钱，他们从来没想到过！你说，我怎么还能忍啊！”乔治的怒火足以熔化世界。

此时的伊丽莎全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她在丈夫汹涌的怒潮中显得更加脆弱，她的观念中哪曾有过这样的东西啊？

“还有我那可怜的小狗卡洛，那是你送我的啊，只有它天天陪伴我。可那个凶残的人啊，他看到我用残羹冷饭喂它，竟让我在卡洛的脖子上绑上石头，扔到池塘里。我当然不肯，可他竟然自己下手，还向着那垂死的小东西扔石头！噢，你能想象那是多惨的一幕吗？可怜的卡洛悲伤地看着我，它怎能理解我心里更深的悲哀呢？主人鞭打我，但那又算得了什么，总有一天，我会报仇雪恨的，一定会的！”

“哦，不，乔治，我们来信仰上帝吧，只要我们虔诚，上帝便一定会救我们的。”

“别傻了，伊丽莎，那些又满足又得意的人说得容易，可我处于这样的境地中，叫我如何再去信仰？如果你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苦难，你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当然有，最近他一直在说，不应该让我娶你为妻，他更恨死了谢尔比先生一家，他恨他们傲气，说我也像他们一样傲气十足。他说要让我在庄园里重娶妻室，再也不许离开庄园一步。昨天，他说一定要我娶米娜为妻，不然就把我卖到南方去。”

“那怎么行？你已经和我结婚了啊！是和白人一样由牧师主持的啊？”伊丽莎天真地说。

“亲爱的，你太天真了，奴隶是不能结婚的，法律就是这么说的。唉，如果他坚持，那么我就无法抗拒。伊丽莎，要是你不认识我多好啊，那灾难就不会降临到你身上了。还有小哈里，他该怎么办呢？”

“主人很疼他，他们会照顾他的。”

“也许现在是这样吧，但以后怎么办呢？主人总会死的啊，到那